

中国首套长篇少年军事悬疑小说

雪域特种战惊险刺激，火爆异常
影子鱼007身怀绝技，再现神奇
少年特种兵迷最爱的正能量原创

少年特种兵

SHAONIAN TEZHONGBING

张永军 著

雪域特种战系列
3 雪域揭秘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首套长篇少年军事悬疑小说

雪域特种战惊险刺激、火爆异常
影子鱼007身怀绝技、再现神奇
少年特种兵迷最爱的正能量原创

少年特种兵

SHAONIAN TEZHONGBING

张永军◎著

雪域特种战系列
3 雪域揭秘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雪域揭秘 / 张永军著.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6

(少年特种兵·雪域特种战系列; 3)

ISBN 978-7-5148-2281-6

I. ①雪… II. ①张…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2167 号

XUEYU JIEMI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策 划: 袁建国

责任编辑: 袁建国

著 者: 张永军

插 图: 高 岱

装帧设计: 九典工作室

责任印务: 杨顺利

责任校对: 杨 宏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 100022

总 编 室: 010-57526071

传 真: 010-57526075

发 行 部: 010-57526568

网 址: www.ccppg.cn

电子邮箱: zbs@ccppg.com.cn

印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7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字数: 145 千字

印数: 12000 册

ISBN 978-7-5148-2281-6

定价: 19.8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010-57526881)



写在前面

特种兵大比拼之后，张知渔获得了特种兵司令部需要的“战术第一”的称号。然而，隐藏在特种兵大比拼背后的“大陷阱”却已经张开了大网，正在等待猎物们自动进入……这些，特种兵司令部是不知道的，张知渔也是不知道的；然而特种兵司令部和张知渔是早有怀疑的，也是希望破解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准确可靠的情报支持完成破解，那么面对这样一种局面，产生“疑惑”和“恐惧”也就是正常的了。

按照计划，张知渔被任命为特种行动组组长，带领伙伴们去完成某种秘密使命。然而张知渔内心的“恐惧”也被上级发现了，但这并不能改变什么，秘密使命还将由张知渔和他的伙伴们去完成……



目录
MuLu

1	写在前面
1	第一章 对话
26	第二章 怕死
49	第三章 新队员
73	第四章 疑点
98	第五章 模拟对抗
120	第六章 疑似中计
141	第七章 中计（上）
159	第八章 中计（中）
179	第九章 中计（下）
201	第十章 雪野伏击

XUEYU
JIEMI

雪域揭秘

少年特种兵
SHAO NIAN
TEZHONG BING

第一章 对话

可可鸭在无线耳机里哦了一声才说：“报告，头儿！我们赢了，他们幸存者都逃跑了，连滚带爬地逃跑了，还留下了好多武器和几辆机动雪地摩托。鼠哥哥很牛皮，没叫兄弟姐妹们乘胜追击。我们在打扫战场换衣服换武器呢。你快回来吧！我去扒一套死人的衣服给你穿啊，保证合体的！完毕！”

——《期盼未来》

我们没能在蜘蛛的爸爸的集团军指挥中心过多地停留。在得知我们已经获胜的确切消息后，胡成少校接到了导演部的命令，要求我们马上回到营地去。

当时胡成少校接到命令就有点儿发蒙，看着我说：“怎么搞的？连吃一顿蜘蛛的爸爸的大餐的时间都不给，催命似的。好在我谋划在先，先叫高高参去弄好吃的了。哈哈！这就是胜利者的经验，是未雨绸缪啊。得



了，知渔，我去联系直升机，给你磨蹭出30分钟，你快去和老丈人话话别吧。你要记得让你的老丈人回家替你问候问候你的老丈母娘啊。要想得到老人家的好感，讨好老丈母娘才是关键，这可是我的经验啊。小样儿，酒窝都红了。”

我真的被胡成少校说得满脸通红了，但我不能反驳，也不能告诉他蜘蛛的爸爸其实是我的干爸爸。我曾经认了蜘蛛当姐姐，由蜘蛛通知了她爸爸和她妈妈，叫他们知道多了我这个干儿子。我要是这样告诉胡成少校，他就会说我深谋远虑，先认个姐姐，再通过姐姐认一对干爸爸干妈妈，再找机会将干姐姐变成女朋友，这样干爸爸干妈妈自然就是老丈人老丈母娘了。胡成少校还会说我谈恋爱也使用诡计。因此我张张嘴就没说什么，其实我也不能乱解释，但就是那么回事。

我正打算去和蜘蛛的爸爸罗军长告别，却看到去找好吃的的高高参抱着一大摞叠得整整齐齐的白色床单回来了。我当时就想到了原因，于是笑了，知道胡成少校要的好吃的就是这些床单了。我想证实一下自己的判断，就站着没动，叫住了准备去安排直升机的胡成少校。

胡成少校扭头也看到那个样子回来的高高参了，就问：“这就是你去干的事？”

高高参停下，将大摞床单抱紧些，说：“是啊，这就是我干的事。我去大大方方要求给我们些好吃的，不用现做的也行啊……”



胡成少校见高高参突然停住嘴巴似乎要打哈欠，就抢着说：“哦，他们没同意给现成的，但是为了表示诚意，他们在给咱们现做大餐是吧？可是咱们没时间留下吃了啊。高高参啊，你这事没干明白。”

高高参说：“我没说完呢，得喘口气再说。什么现做的大餐啊，你可真会想。那位中校说：‘等等，大餐马上给。’那家伙就给了我这些床单，这些床单就是咱们奇袭他们的用品啊，还给咱们也是应该的。可是那家伙不能把床单说成裹尸布吧？他就是告诉我，他们不要这些裹尸布啊。你说，气不气人？我自然和他理论了。那家伙说：‘还大餐？我们打赢你们十几次，问你们要过大餐吗？你再和我叽叽歪歪的，我就叫你留下吃新鲜的大便。’”

高高参叹口气，又很是气愤地说：“我就没见过那么没有军人素质的中校，简直就是个土匪。中校，我们这就是要回去了吧？”

高高参这是问我了。

我就指指气得咬牙切齿又无可奈何的胡成少校，转身前往军指挥中心了。一路上，我看到许多士兵在做着清理现场的工作，这是要拔营走人了。我也看到士兵们并没有失败的沮丧，反而在很开心地工作。我想，他们也是想早点儿结束这种演练才开心的吧。

我正走着，忽然被一个家伙拦下了。我看他是位中校，我也是中校，就没给他敬礼，说：“中校，请借



光，我去找罗军长。”

中校是个三十多岁的强壮的军人，他用鼻子哼一声，说：“公事还是私事？”

我说：“私事！”

中校说：“私事啊！那么我问你，你不认识我吗？”

我说：“那么请问你是谁呀？我们见过吗？”

中校还是用鼻子哼一声，反而更靠近我了，依然拦着我，却不回答我的问话。我很奇怪，但也不想搭理他，就想拐弯儿绕开他走过去得了。可是他也绕一下，又拦住了我。

我就停下问：“你在挑衅？”

中校一对圆眼睛瞪着我，他这样的圆溜溜的眼睛叫我想起了小小青鸟，我想，也许这家伙就是小小青鸟那种有仇必报的狗脾气。我就咧嘴笑了。

这样一停顿，中校的身边就聚过来十几个士兵，手里都拿着打扫场地的工具。其中有个士兵是个四级军士长。这种军士长可不是士官，士官是兵，军士长也是兵，但是不同于普通士兵的那种兵。他是四级军士长，就是营级待遇的“兵王”，虽然不是军官，却是具有特殊个人技术的高级职业兵。这种军士长很是稀少，每支部队也没几个，都是军中的“宝贝”。这家伙在这种场合就可以随意说话，他说：“营长，费啥口水，老规矩，拍他一顿，拍出稀屎来再说。这小子牛皮哄哄的，一看就欠拍。要不我可出手了？”



我才知道这位中校是营长，也知道他为什么拿我出气了。因为他肯定是军直属警卫营的营长，就是保卫军指挥中心的。他们也等于是准特种部队。他这样为难、挑衅我，就是因为我在他的眼皮底下端了他们的军指挥中心，让他非常没面子，这是可以肯定的。

我就又一次咧嘴笑了。

我说：“哦，原来是警卫营长啊！我忘了带上两根大葱给你当礼物了。”

一个士官嘴快，说：“营长，他在骂你猪鼻子插大葱——装象。”

四级军士长就反手给了那位士官一巴掌。

我就笑了，说：“中校营长可以听得懂。瞧瞧他那德行，输了还要横，不就是在装象吗？输不起是吗？”

四级军士长咳嗽一声，转身靠近中校营长身前，悄悄对着中校营长耳朵嘟哝了几句。中校营长的脸马上就缓和了，笑着说：“我们没什么输不起的，军史上都知道我们军是常胜王牌军。叫别的二流下等军赢一两次那是给他们学习长进的机会。这个不说了，军史上都有记载。我说啥呢？我说在这里遇到中校也是缘分，真是缘分啊。可是我们营有个规矩，要想大方地从我这里通过，就得守我的规矩。”

我说：“哦，你会笑啊！可是不行，你鼻子里没插上大葱，笑得好难看啊。原来你还有规矩。要礼物是吧，可我没给你带大葱来怎么办呢？你有地址吗？我可



以回头给你寄两棵大葱的，东北铁岭的大葱！名牌！”

我想激怒中校叫他先动手，我一向不喜欢惯着无理取闹又是狗脾气的军人。

中校营长说：“我们从来不要狗屁礼物。我们大葱多的是，马上就可以送你730棵，够你插一年的。你也可以带回去分给丁灰狼，让他插在鼻子里。嘿嘿！赢了一次就乐得找不到北了，还牛皮哄哄要好吃的，真让人看不起。这样吧，我还是告诉你我们营的老规矩吧。我们营的规矩就是针对特种兵立的，非常简单。你不是特种兵吗？你不是狗屁王牌战将吗？你不是想从我这里顺溜溜地过去吗？那就得留下几手特种兵的功夫，明白了吧？我们也不欺负人，较量就要对得上级别，那就是公平了。我看你是中校，也不论正的副的了，我都给你中校级待遇，也就是对等，就是给你机会和我过两招儿。两招儿就行，两招儿你没趴下，我就放行。怎么样啊？快点儿决定啊，否则耽误的可是你的私事。”

我听明白了，假如我说是公事，中校营长已经放我进去了。我说了私事，这家伙才敢拦我挑衅的。但是或许也不对，假如我说是公事，他放我进去了，那么在我出来时，他那种狗脾气的军人还是会拦着我挑衅的。这就是个输不起的军人，和小小青鸟是一种脾气。

我说：“两招儿？和你？”

中校营长说：“对！”

我说：“可以开始了吗？你准备好了吗？很痛苦



的，你会哭吗？”

中校营长说：“这就是开始了，你会很痛……”

我就动手了，挥起双手同时打击中校营长的面部，就是要引开他的视线和手臂的反击动作。我的左手还是虚的招数，但双手都是快捷的。我的双手成功引开了他的视线和手臂的反击动作，我的右手的五指勾起直接打在中校营长的咽喉部位。我打得挺狠的，因为我心里有气，就是要叫他吃些苦头。我一击而中，又变了手势，分开五指就抓住了中校营长的咽喉。我进步出腿，单臂单腿用出摔跤的方式，就又把中校营长摔翻在坚硬的雪地上，摔得他发出了一声闷响。我放开中校营长的咽喉，又用左脚在他的左太阳穴虚踢一下，表示我已经踢碎了他的脑袋。然后我就抬腿从中校营长倒地不住咳嗽的身体上跨过去，大步流星地走进了军指挥中心。我身后是鸦雀无声……

这时一位上尉参谋急匆匆地跑出来，他迎到我就站定敬礼，说：“报告！军长有请中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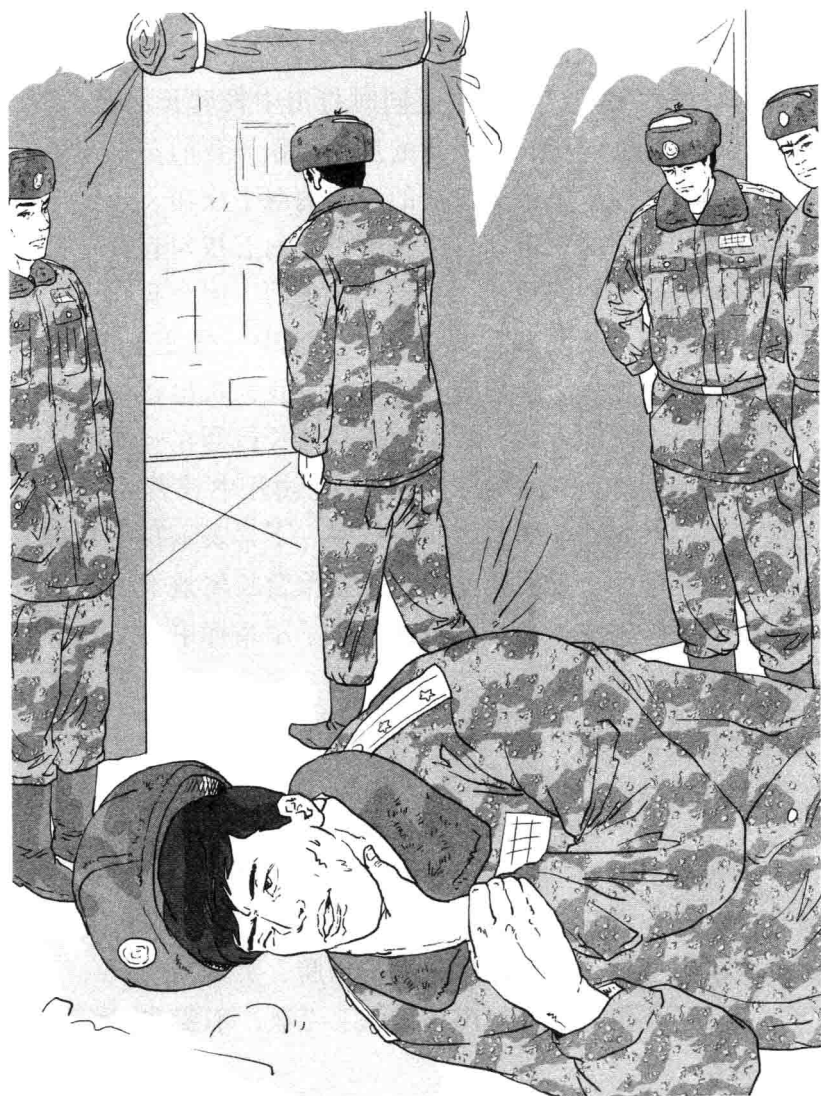
我想罗军长已经知道在指挥中心外面发生的事了。

我进去见到了罗军长，老李少将参谋长也和罗军长在一起，他看我一眼，说：“你们聊吧，我安排事去。”

少将参谋长临走还拍拍我的肩膀，笑了笑。

罗军长指一下行军座椅，说：“坐，不要在我面前拘谨。”

我说：“是！”然后我就坐下了，并将腰背挺得笔直。





罗军长说：“你揍了野驴子？”

我想那位中校营长应该就是野驴子了，想到他的性格也真适合叫这种名字，我就点下头。

罗军长说：“我当连长时他就是我的通信兵，是跟我二十多年的老兵了。那家伙什么都好，就是好胜输不起。通过你这顿揍，希望他能改改驴脾气，也会忘记他立的狗屁规矩。你没生气吧？”

我说：“没有，王牌军的兵牛皮一点儿也是可以理解的。”

罗军长说：“那么你回去吧，我没什么事。告诉罗琪，有时间带你回家看看你妈。”

我就满脸通红了，站起来说：“是！”我感觉和罗军长没什么可说的话，就立正敬礼告辞准备离开了。

罗军长指一下行军桌上的一大包东西，说：“带上，给你的奖励，我在战前给你准备的。我知道和你肯定会在作战中见面，可我想的是活捉你后再给你的。弄反了。你很好！去吧！”

我抱了那大包东西就告辞出来了，也没看都是些什么东西。

我在军指挥中心外面没看到中校营长，我真的找了他一下，他是罗军长的老通信兵，肯定照顾过小时候的蜘蛛。我想安慰他几句。他不在外面了，我就想走了。

四级军士长喊我一声“小中校！”就跑过来，大大咧咧地说：“你找大葱营长吧？我来告诉你吧，我们驴



子营长去医务室治伤了，是捂着嗓子眼儿像鸡叫似的去的！嘿嘿，太好了！我们都说谢谢啊！”

好几个士兵都跟着笑了。我却有点儿发蒙了，怎么会这样？但我也想到了，一位争强好胜又输不起的驴脾气营长，肯定时常修理体罚部下，因此部下们也就会盼着有谁揍他一顿。这倒挺有意思的。

我会上了胡成少校和高高参以及队员们，他们都在临时机场外围顶着寒风忍受着寒冷等待直升机。

狼兔一眼看到我拎的大包，就起身过来要求帮我拿着，我就给了狼兔。狼兔一个掉头跑到一边，他把大包放在雪地上，蹲下就解开了大包，喊了一声：“谢谢头儿啊，我们不客气了啊！来，每人一份。”

我看着狼兔给队员们分发的东西，才知道那都是大板包装的巧克力。

胡成少校也得到了一份，他问我东西哪儿来的，我说了是罗军长的奖励。胡成少校就看看手里的大板巧克力，一个转身就喊狼兔让他留下一多半，得回去分给蜘蛛和刘副司令，集团军军长的奖励不能我们独占了。

狼兔就答应了。可是狼兔不爱带着这大包的东西，他嫌麻烦，就将大包丢给了胡成少校。

高高参也得到了一大板巧克力，本来他都撕开包装准备吃了，可是听了胡成少校的话，他就小心地将巧克力收了起来。我就去取了几板连同我手里的那大板的巧克力都给了高高参。



高高参说：“太好了，我得带回去给我们军长他们，罗狐狸认输的奖励可是好礼物。”

我就笑笑没说什么。

过了一会儿，两架导演部派出的直升机来了。我们又等了一会儿，因为直升机需要加油。

胡成少校说：“某个家伙家的‘臭老头子’真是小气，要是派出直升机送送咱们，咱们都飞在半路上了，就不用无聊地干等了。”

我知道这是胡成少校在故意挤对我，也在怪罗军长待我们过于冷漠。我倒觉得这是应该的，因为部队的一切都要按规则来执行。

直升机准备好了，我们分别上了直升机，直升机腾空而起。我坐在门边，透过舷窗看着越来越小的集团军指挥中心。我没去想罗军长如何如何，我在想“战术第一”结束了，那么等待我的还会有什么呢？“神秘的任务”？停留在猜测阶段的“大陷阱”？“大陷阱”是否真实存在？英雄兔是否已经破解了“大陷阱的秘密”？这些我又无从去想，反而引发了我内心的阵阵不安。我就叹了口气。

青小蛇说：“头儿，你知道吗？海鸟的两只脚丫子十个脚指头、两个脚后跟上都是冻疮了。我的脚也起了冻疮，耳朵上也有冻疮了。我们女兵的脸都皱皮了，像老了十几岁哦。咱们是不是回到营地转一圈儿就可以回家了啊？”



我不能回答回家的问题。我没起冻疮，我们的服装突击靴很保暖的。她们起冻疮也许就是天生怕冻，也许就是待在野外时间太久了吧？

我就说：“你得问问胡成大人。”

我就听到几个女兵七嘴八舌地问胡成少校，胡成少校开始还有耐心回答几句，后来被问烦了，就喊：“怎么了你们？还知道你们是什么玩意儿吗？反省一下，我不说了，我屁都不知道。”

于是女兵们都安静了。

可是可可鸭却突然说：“少校我知道了，原来你就不知道屁啊！”

我没听到笑声，因为并不好笑，而且每个队员似乎都在思考其他的事……

我们在丁代理军长的军指挥中心做了一次下降停飞，把高高参放下去。我看到丁代理军长的指挥中心也在做撤离的准备，我就犹豫了，想着是不是去和丁代理军长告下别，而且高高参也在直升机边这样劝我。但我还是决定不去了，一个集团军代理军长肯定很忙，我就这样叫高高参带话就行了。可是这样一耽搁，胡成少校提醒我有车辆开过来了。

我也就下了直升机，和高高参向车辆迎过去。开车来的士官是来接高高参的，并不是要接我过去的。但是也有我的事，就是丁代理军长留给我一封信。士官告诉我丁代理军长已经离开指挥中心了，叫我马上看信并回